

锦绣

〔日〕宫本辉 著

张秋明 译

大家文艺出版社

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100号 邮编 100009

大家文艺出版社 电话 8404744

发行所 北京

19.00元

ISBN 7-309-03023-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锦绣 / (日)宫本辉著; 张秋明译. - 北京: 大众
文艺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80240-058-0

I. 锦… II. ①宫… ②张… III. 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3918 号

版权公告

KINSHII

by MIYAMOTO Teru

Copyright © 1982 by MIYAMOTO Teru

All right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Co.,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IYAMOTO Teru,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

AGENCY Co.,LTD.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 - 2007 - 3420

锦绣

作 者 [日]宫本辉

译 者 张秋明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 100009)

北京广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5.5 字数: 98 千字

2008年1月北京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240-058-0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 100009

锦·序

锦绣里的月光

邱振瑞

在战后的日本作家之中，宫本辉的小说世界始终吸引着读者的目光。他每年几乎都有新的作品出版，质量兼具，堪称是小说界的优等生。尤其擅长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刻画幽微的人性、日常生活的苦恼以及饮食男女面对情爱的惶惑与顿悟。宫本辉的创作生涯是从纯文学出发的，他在随笔中曾透露，俄国的契诃夫、哥伦比亚的马奎斯和法国的塞利纳对他的文学创作影响很大。早年，他以苦心修改二十三次的小说《泥河》获得太宰治奖，后来又以中篇小说《萤川》荣获日本最高文学奖——芥川奖，从此奠定了纯文学大师的地位。

宫本辉小说的另一特色在于人物和场景的描绘特别生

动，很适合透过镜头加以呈现，因此他的许多作品均被改编成电影，例如《泥河》、《道顿堀川》、《萤川》、《骏马》、《花絮飘落的午后》、《流转之海》、《幻之光》、《我们喜欢的事情》等等。值得一提的是，由名导演小栗康平执导的《泥河》还荣获了第十二届莫斯科国际电影银像奖，使得宫本辉的知名度更上层楼。这也连带推动日文书外译的风潮。其中评价甚高的小说《锦绣》，除了即将推出的中文版之外，先前已有韩文版和法文版，由此可见宫本辉小说不同凡响之处。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宫本辉的小说总是围绕着外遇、情死与自杀的主题，乍看之下，作品群之间有其相似性，却又展示了各自的惊艳，书简体小说《锦绣》即为一例。故事描写了女主角亚纪带着罹患脑性麻痹的儿子上山览胜的时候，却在缆车中邂逅阔别十年的前夫。双方借由书信往返中，一场对往事的悼念于焉展开。事实上，他们离婚后旋即陷入空前未有的孤独。虽然亚纪后来改嫁给一名大学教授，但精神上仍是空虚无依，毫无爱情可言，最后导致丈夫与女大学生出轨的结局。亚纪在信中对于被卷入殉情事件中获救的前夫靖明犹有爱憎，另一方面却期待他能和盘托出他与饮刀自刎身亡的女人间的秘密。就这样他们在十四封信中的真情告白以后，亚纪的长年郁结终于得以释然，并体悟出一种道理——这一切都是因业障而起，她无论和谁结婚，都难逃这种结

局。但重要的是，亚纪从眺望满天繁星的残障儿身上，得到启示和勇气，并重新找到生命的真谛。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必须虔诚地审视生与死的课题。

其实《锦绣》这部小说的形成，来自于宫本辉一趟日本东北之旅所产生的灵感，在某种程度上仍看得出他的青春侧影。当时患有肺结核的宫本辉，抵达旅馆时即开始咳血，不知情的友人仍邀他上山观星。上山后，他气喘吁吁地躺在游乐园内的长椅上，突然惊觉自己可能就此死在满天灿烂的星斗之下，但却又被这如锦绣般的奇景所震慑。《锦绣》这本书的雏形就是这样产生的。

宫本辉在《月光之东》一书的布局中，同样展现出纯熟的叙述技巧。故事描写一位在机械公司上班的中年技师加古慎二郎，前往巴基斯坦出差之后，却离奇地在旅馆里自杀，死前仅留下一句“到月光之东来找我”，令人疑惑不解。为了找出真相，他的妻子美须寿和好友杉井纯造，便开始追查塔屋米花这个谜样的女人。北海道的牧场、赛马场，银座一流的画廊和古董店，无不与塔屋米花关系密切。透过他们两人的探索和推论，塔屋米花周边的相关人物以及她的生活形象逐一浮现出来。这部看似悬疑推理的小说，其实隐含着许多深沉的悲哀、孤独以及人性中的猜忌与无奈的纠葛。有趣的是，美须寿在追查丈夫死因的过程中，逐渐由愤怒、妒忌、

困惑，转为豁达的态度。

从上述两部小说看来，宫本辉笔下的人物有一个共同特色，那就是主角都处于痛苦的深渊中。尽管如此，他们绝不是孤立无援的，在超越痛苦的过程中，最后终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救赎之路。只要抱定这个信念，即使在黑暗中依然可以仰望锦绣里的月光。

锦绣

前略^注

我真的无法想像会在从藏王大里公园登上道可湿地的冈多拉缆车上与你再度相逢。因为太过惊讶，在抵达道可湿地出口的二十分钟里，我几乎一直处在失语的状态中。

仔细回想起来，像这样给你写信，仿佛已是十二三年前的事了，我以为再不会与你相逢，却不料命运会以这样的方式安排让我们邂逅。看到你已经全然改变的容颜和目光，我在几经迷惘和思虑之后，还是想尽办法查到你的住址，寄出了这封信。你尽可取笑我这样唐突任性和永不懂得记取教训的性格。

那天是我一时兴起，在上野车站搭上了新干线列车“翼三号”，因为我想让儿子从藏王山上欣赏美丽的星空（我的儿子叫清高，已经八岁了）。在缆车上，你大概也已经发觉，清高

^注 日本书信习惯在信首处省略寒暄或季节问候语时所用的起头字。

是一个先天残障儿，除了下半身不太方便外，智力也比同龄的孩子落后两三岁。不知道为什么，他特别喜欢看星星，常常在空气清冽的夜晚，走到香炉园家中的庭院，花上好几个小时不知疲倦地欣赏夜空。在父亲位于青山的公寓住了两晚，就在要回香炉园的前一个晚上，我随手拿了一本杂志，一幅从藏王山上拍摄的夜空照片立即映入了我的眼帘。美得令人屏息的满天星斗，让我不禁想让出生后从没有出门远行过的清高也能亲眼目睹这些星星。

父亲今年已经七十岁了，每天还是那样精神抖擞地上班。而且一个月里有一半的日子必须留在东京指挥分公司的运作。就像你知道的，青山的公寓依然是他东京的住所。只是比起十年前，他的头发完全白了，背也变得弯曲。他住在香炉园和青山的时间几乎各占一半，生活倒也平平安安。不料就在十月初的时候，公司派车去接他，在下阶梯的时候，他一不小心扭伤了脚踝。骨头稍微有些裂缝，内出血的情况也很严重，几乎无法行走。他一卧床就特别容易动气，加上对照顾他的女佣育子也颇多微词，所以打电话叫我过去。我估计会在父亲那边待上一段时间，只好带着清高同行。幸好父亲的脚伤只是扭了脚踝，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见到了我和外孙子，父亲的心情一下子就好了起来，居然又担心起香炉园的家，便催促我们赶紧回去。对父亲的任性我是又惊讶又好笑，在拜托了育子和冈部秘

书好好照顾父亲之后，我带着清高去东京车站准备搭车回香炉园。就在这时，忽然看到了藏王山的风光海报。正好是红叶烂漫的季节，画面上舒展着的净是五彩斑斓的繁枝茂叶。对于藏王山，我原来只知道它素以冬天的雾凇闻名天下，如今停步在东京车站中央广场，想像着这些即将化成无数树挂的树木，在满天星斗的映衬下换上了艳丽的盛装随风摇曳。不知道为什么，几乎毫无来由地，我突然很想让身体不太自由的儿子去欣赏一下凉爽的高山美景和满天繁星。我将心意告诉了清高，他的大眼睛高兴地闪烁着，仿佛在说：我想去，我想去！对我们母子俩来说，这可真算得上是一次冒险。我们来到车站的旅行社窗口，订购了前往山形的车票，还预约了藏王温泉的旅馆。我原计划回程时改搭从仙台到大阪机场的飞机，结果因为客满，只好更改行程，这样就必须在藏王或仙台多住一个晚上。我当即决定这两个晚上都住在藏王，然后再回上野车站。如果当初只在藏王住一个夜晚的话，我就不会与你重逢了。至今，我仍觉得整件事都那么令人不可思议！

山形的天空竟然满是阴霾。坐在从山形车站开往藏王温泉的出租车中，我难掩失望的情绪眺望着旷野。突然间，想到这是我生平第二次造访东北，上一次还是和你的新婚旅行。我们从秋田的田泽湖前往十和田。那一晚，满溢的温泉像渠水般流进街上的水沟，我们母子住进了硫磺味浓得呛人的温泉区的旅

馆。乌云遮蔽了夜空，是一个看不见月亮和星星的夜晚。山中的空气清新可人，加上又是我们母子第一次外出旅行，心情有些兴奋。隔天一早，天气晴朗起来，清高拄着拐杖，一副很想快点去搭冈多拉缆车的样子。于是我们用过早餐，没有休息就赶往大里公园的冈多拉缆车站。在山形这么远的地方，而且是在藏王的山中，无数环绕来回的缆车里面，我们居然会同时搭上同一部缆车。光是想像就觉得这样的偶然未免令人惊异！

有好几组人排队等待搭乘缆车，经过两三分钟便轮到我们的母子。服务人员打开车门，将拄着拐杖的清高抱进车厢，接着我也坐了进去。这时，听见服务人员问：“有没有单独的客人要先搭乘这部缆车呢？”这时，一个穿着浅褐色大衣的男人挤进了狭小车厢，坐在我们母子对面的座位上。在车门忽然关闭，车厢微微震动之时，我才陡然发现那个男人就是你。该如何形容当时我的惊讶呢？那时你还没认出我，脖子埋在竖起的大衣领子里，正专心地欣赏着车窗外的风景。在你视线呆直地看着玻璃窗外的同时，我却是不敢眨眼地注视着你的脸。我是为了欣赏红叶才搭上缆车的，此刻却完全无心浏览林树，只是呆呆地凝视着眼前久别的你。在那短暂的时间里，好几次我自问自答：这个人真的是我的前夫有马靖明吗？如果真的是有马靖明的话，为什么会出现在山形藏王的这个冈多拉缆车里呢？我感到惊讶的还有，十年不见的你，模样跟我心目中早已根深

蒂固的那个形象实在相差太远。已经十年了啊……当时二十五岁的我现在已经三十五岁了，而你也三十七岁了吧。我们彼此都已经到了容貌明显露出岁月痕迹的年龄了。可是你的转变还是过于不寻常，我的直觉告诉我，你的生活一定不太安定。

终于，你不经意地将视线转向我身上，又转往窗外的景致，忽然你吃惊地睁大了眼睛，重新回望着我。就这样我们四目相对了好长一段时间。我心想应该说些什么才对，却找不到合适的话语。好不容易我才想到说：“好久不见了。”

“真的是好久不见了。”你回答，然后一脸木然地看着清高，问道：“你的孩子吗？”

我试图保持镇定，只能强压住颤抖的声音回答道：“是的。”过去，不知有多少人问我清高是“你的孩子吗”，因为清高很小的时候，除了肢体残障外，还有一副弱智儿的长相。有些人会摆出明显的同情的脸色，有些人则故意装作面无表情地问我。遇到这种情况，我总是会用力直视着对方的眼睛，挺着胸回答道“是的。”然而当你也问我同样的问题时，我的心中却涌起过去未曾有过的羞耻感，在彷徨犹疑后轻声地作答。

缆车朝着道可湿地的出口缓缓上升。远方渐渐可以看到朝日连峰绵延的山头，温泉市街的屋顶在眼前的山腰处闪烁。饭店建在距离温泉市街稍远的另一个山坡上，红色屋顶隐约可见于树林的缝隙中。不知为什么，至今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在那

一瞬间我突然联想到镰仓时代的轴画所描绘的地狱之火。或许是因为缆车摇晃之际，内心的不平静和紧张让我的精神陷入了某种异常状态吧。所以在缆车里的二十分钟，我明明可以和你聊许多话题，却只是沉默地一心想着什么时候才能早点到达终点。就跟十年前和你分手时是同一种感觉。我们在走上离婚的道路之前，应该多多沟通彼此的感受，而我们却没有。十年前我固执地不肯要求你说明那件事，你也赌气闭口不谈，完全不做任何辩解。二十五岁的我，当时总无法变得温柔宽容，而二十七岁的你身段也不能放得更低。树木的枝叶变得越来越茂密，遮闭了阳光，使缆车中的光线变得暗淡了，你坐在我的对面，你的视线越过我的肩头投向前方，你低喃道：“到了。”一霎间我看见了 you 脖子右侧的伤痕，我心想是当时留下的吧，不禁赶紧将视线避开了。我们踏上了灰色的站台，一走进通往道可湿地的蜿蜒小路，你立刻说了声：“那就再见了。”向我轻轻点点头，随后便迅速离去了。

我将尽可能诚实地写这封信。在你离去之后，我在原地位立良久。感觉好像将与 you 永别，好不容易忍住想哭的冲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我也弄不清楚自己的内心。可是我突然间很想追上你，想问问你现在的的生活究竟如何？在和我分手后的这十年，你是怎样度过的？要不是清高在我身边，说不定我真的会这么做。

配合着清高的步伐，慢慢往通向道可湿地的小路走去。波斯菊枯干残败的花朵，在冷风中摇曳着。普通小孩十分钟能走完的路程，清高得花上半个小时。不过比起从前已经好太多了。大约是在两年前，他才学会以实际行动表现出自己想要什么。最近养护学校的老师也表示：清高通过训练和自己的努力，说不定不久就能跟普通人一样正常地生活和工作了！我们经过湿地旁边的树丛，穿越洒落在叶缝间的阳光走往通向山顶的缆车车站。我眺望着山坡，希望能见到你的身影，可是遍寻不着。从山顶走向栎树林，来到一处凸起的巨石旁。我让清高坐在石上，两人良久地眺望周遭的景色。天空不见一丝云霞，视线前方有一只老鹰在盘旋。远方接近日本海之处，弥漫着淡紫色雾霭，云雾遮掩中矗立着连绵的山峦。我一边告诉清高“那是朝日连峰……最右边凸起的高山是乌海山”，一边不时眺望沿着藏王另一面山坡往下的冈多拉缆车。因为我还期待或许你会坐在上面。每一次身后的小径传来脚步声，我也会以为是你，而胆怯地回过头去观望。清高看见老鹰高兴地笑了，看见小得跟点一样的冈多拉缆车也笑，看见下方不知从何处冒起的白烟也会笑。我配合孩子的笑声一同欢笑，内心历历的却是十年不见的你的容颜。心里不断思考着：为什么你会变化得这么多呢？为什么你会来到藏王呢？

坐在石头上大约休息了两个小时吧，我们决定离开那里回

旅馆。先搭乘缆车到道可湿地，又回到了之前的冈多拉缆车上。只是这一次车厢内只有我们母子俩，我总算能静下心来欣赏鲜艳的红叶了。漫山遍野并非皆是红叶，之中还混杂着常绿树、褐色的叶子和类似银杏树的金黄色叶子。鲜红色的树丛断断续续沿着缆车两侧流泻而去，红色的叶片看起来像是燃烧起来了一般。仿佛从上万种无尽的色彩缝隙中，喷出一朵朵软绵绵的火焰将我包围住，我被这样的美丽惊得不发一语，这大自然鬼斧神工的调色让我看傻了眼。突然间我有一种看见了什么可怕东西的感觉。那一刹，我心中闪过很多的事情。或许这样形容有些太夸张：仿佛在红叶一一经过我眼前时，我不断思考着原本该花好几个小时才能想透的事情。如果我说彼时恍如梦中一般，你不会笑话我吧。可我的确沉醉在那片片鲜艳欲滴的红叶之中，同时又感觉到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像把冷冷的刀锋穿过了树林中的簇簇火焰。可能是因为和你不期然的重逢，再度唤醒了我少女般的空想。

那一夜，我和清高在旅馆公共浴室泡过山岩风格的硫磺温泉后，决定再次到大里公园去看星空。旅馆主人为我们指点去那边的捷径，我们一边用手电照着地面，一边踏上了杳无人迹的弯曲坡道。对清高而言，这大概是他有生以来走路最多的一天吧。腋下撑着拐杖的部位一定很疼痛，他一路上在黑暗中不断地抱怨。但只要我用言语加以勉励，他又会

跟着手电筒的圆形光圈稍作前进。好不容易抵达大里公园前，我们气喘吁吁地停下脚步，仰望着静谧的夜空。满天的星斗让我们的身心一下子放松开来，几乎触手可及的星星在天边闪烁着。坡度斜缓的大里公园花坛里，夜色遮掩了花的色彩，只透出黑色的轮廓和阵阵幽香，听得见夜风吹过山林的声音。眼前耸立的群山、冈多拉缆车的车站建筑、支撑电缆的铁柱也在黑暗中静止不动，头顶的天空横亘着一道灿烂的银河。我们走进花坛的正中央，抬头仰望着天穹，一步步向上走到大里公园的顶端。我和清高坐在并列着的两张长椅上，穿上在山形车站买的防风衣，顶着寒冽的夜风专心注视着宇宙闪耀的深处。啊！那些星星看起来是多么寂寞呀！星空无止境地延展开来，感觉竟是难以言喻的畏惧！我不禁深深觉得和你分开十年后突然在这样神秘的深山之中重逢，竟是一件多么悲伤的事情啊。为什么这会是一件悲伤的事情呢？我抬起头眺望着星空，十年前发生过的事就像影片般，在脑海里重新又上演了一次，悲伤也缓缓涌上心头。

这封信将会写得很长，可能你读到一半就会把这么无聊的信撕碎。但是身为事件最大受害者的我（你可能会抗议说那是你吧），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又是如何得出自己的结论，我想好好跟你说明白。其实在跟你分手的时候，也就是十年前，原本早该说清楚的，我却没有说。尽管已经是遥远过去发

生的事，现在我还是要把它写出来。

那天通知出事的电话是在凌晨五点钟打进来的。帮佣的育子急促地摇醒了正在二楼卧室里熟睡的我。

“靖明先生他出事了！”育子说。她的声音在颤抖，一种非比寻常的不安袭上我心头。我在睡衣外面披了件开襟毛衣便冲下楼梯。拿起话筒，听见一个沉稳而厚重的声音问道：“这里是警察局，请问你跟有马靖明先生是什么关系？”

“我是他的太太。”在寒冷和不安中，我压抑着颤抖的声音回答。

经过一阵沉默之后，对方又以公式化的口吻说明：“一位被认为是你先生的男性，在岚山的旅馆发生殉情事件。另一位女性已经死亡，你先生或许还有救，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救治，但情况很危急，请你立刻过来。”

“我先生说他会今晚住在京都八坂神社附近的旅馆……”

“你先生出门时穿的是什么样的服装？”

我试图回忆印象中的西装颜色、花饰和领带的图案。结果对方说：“应该是有马靖明先生没错，你还是赶紧到医院来一趟吧。”对方告诉我医院的地址后便挂上了电话。

我不知道如何是好，脚步踉跄地冲到住在隔壁栋的父亲的卧房。父亲正好起床了，听了我的说明后，他说：“该不会是恶作剧吧？”我可不认为有人会在严冬的一早故意打进电话来